

Xiandaixing de Zhongguo Miankong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李欧梵 季进◎著

Lioufan Jijin Duitanlu

李欧梵 季进对谈录

人民日报
名家长篇访谈录系列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

Xiandaixing de Zhongguo Miankong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李欧梵 季进◎著

Lioufan Jijin Duitanlu

李欧梵 季进访谈录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访谈录/李欧梵,季进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名家长篇访谈录系列)

ISBN 978-7-5115-0301-5

I. ①现… II. ①李… ②季…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②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2504号

书 名: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访谈录
作 者:李欧梵、季进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杨 燕 梁 宇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33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7.5
印 次:2011年8月 第1版 2011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301-5
定 价:39.80元

目 录

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	001
互为镜像的“双城记”·····	029
现代性：从晚清到当代·····	047
文化的转向·····	095
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123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写作·····	157
附录：	
杂种·通属城市·公共概念·····	219
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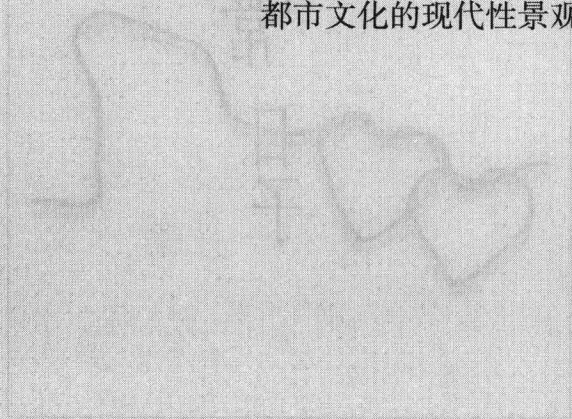


LIOUFANJIJIN DUITANLU

李欧梵、季进对谈录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



李歐梵 李玉慧

過
平
常
日
子



季 进：李先生，你好！真高兴又见到你！我们有两年多不见了吧？上次见你还是苏州，你来参加“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李欧梵：是啊，那次苏州之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我太太，她还一直提起呢。

季 进：真的？那你和师母什么时候再来？

李欧梵：有机会一定来。

季 进：行，我们一言为定。我首先要谢谢你答应加盟我们这套“新人文对话”丛书。你手上的这份访谈提纲是我“凭空捏造”的，不一定合适，只是想为我们的谈话提供一个大概的线索，等谈话展开后，完全不用拘泥于这份提纲。

李欧梵：好啊。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束缚，一谈起话来，就信马由缰，天马行空，恐怕也很难按提纲来发挥。我们就聊到哪儿算哪

儿，这样也好，有时候聊着聊着更会来“灵感”。

季进：平时总是拜读你的大作，只读其文不见其人，现在面对面地坐下来谈话，我想会比读文章更加生动感性，也更加方便交流。只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你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名震中外的大学者，我恐怕达不到你那么高的思维层次，对话是需要大概同等的思想平台的，所以这套书名为“新人文对话”，其实我们这本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访谈”。

李欧梵：你可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什么名家大师，我一直主张人家要“解构李欧梵”，我甚至想我们这本书可以上半部你访问我，我们两个人来谈，下半部由你来写“李欧梵批判”，另外再找毛尖啊，陈建华啊，陈子善啊这些人来写，甚至你可以让我太太也写一篇。我这个人喜欢对话多元，特别对于我的书，对于我的文体，对于我的弱点，就需要大家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来批评。因为当我们研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把他肢解，把他解构，打散，这样才能达到认识或评论这个人的最大可能性。再说，我跟任何人对话都是平等的，没什么高下之分，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随便谈。

季进：好啊，你说的倒是很好的创意，这样的话我们这本书在同一套书中可能更有特色，更有个性。只是作为一套丛书，它可能更多地要考虑整套书的体例，我们回去再认真讨论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不行，我将来再专门写“李欧梵批判”吧。

李欧梵：我和陈建华1994年在洛杉矶曾经有过一次长篇访谈，当时傅伟勋为台湾正中书局策划了一套“当代学人学思历程”丛

书，邀请我写一点个人的求学经历和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心得和看法，我觉得不应该用一个呆板说教的方式来写，更不愿意自吹自擂，所以就请陈建华和我做一个对话，另外陈建华有兴趣的就是美国的60年代，从他的不同背景和立场可以一起来参与写作，所以就讲到 I 怎么样求职，从哪个学校转到哪个学校等等，最后就形成了那本《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季 进：我知道这套丛书，读过你的这本，还有乐黛云先生的《我就是我》和汤一介先生的《在非有非无之间》，这两本还是去年夏天在北大乐老师和汤先生签赠给我的呢。可惜，这套书因为傅先生的去世没能出齐，真的太遗憾了。

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200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了简体字本，大家比较容易读到，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的这本书和它不一样，以前讲过的就不讲了，讲得不深入的或者有新的想法的，就再“旧话重提”。那本书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了，这些年来我每天都不停的反省，对于认知、对于人生、对于学术的想法都有所改变，我想这个改变可以说就是从《上海摩登》开始的。

季 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谈起？最近《上海摩登》中译本的出版在大陆，尤其是在上海成了一大文化热点，你似乎转眼之间也成了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可能你自己都没想到，在“怀旧”浪潮愈演愈烈的上海，你和你的《上海摩登》也会被卷入上海的都市文化流行。你这两天在上海一定深有感触吧？

李欧梵：是啊，真没想到一本学术性的著作会引起这么大的反

响。这两天各种媒体的记者来访不断，昨天的演讲中还有一位上海市民对《上海摩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要谢谢读者对《上海摩登》异乎寻常的热情。

季 进：其实，我也在想，这种“热情”背后是不是也包含了某种“误读”？

李欧梵：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况。我研究上海30到40年代的都市文化已经快20年了，我对老上海的感情，的确不仅仅是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的想像重构，是对老上海文化地图的重绘。《上海摩登》说到底还是一部学术著作，我是想在上海这个都会背景下描述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出都市文化与现代性这样一个命题。我认为文化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索一种“文化想像”，探讨文化产品的社会和体制语境以及构建和交流这种想像的形式，所以书的第一部分就从这个角度入手，来描述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的现代性所提供的知识资源，讨论《良友》杂志所营造的一整套关于都市的现代性想像，还有好莱坞电影也给本土电影、都市生活以至小说创作都带来了直接的冲击。第二部分“现代文学的想像”，我集中论述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和张爱玲这些人的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浪漫、浮纨、颓废的都市体验和都市气息，来透视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营建的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像。我想通过这两部分来显示物质生活上的都市文化和文学艺术想像中的都市模式的互动关系，来说明它们从不同的层面再现，就是represent，或者说重构了上海的现代性。第三部分是对上海现代性的简单总结与定位，同时提出了香港与上海互为镜像的问题。这本书就通过这三个部分，共同完成了一次我个人的关于旧上海的

文化记忆与文化地图的想像性重构。

季进：你曾经说过你最推崇的理论家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是因为心里装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你才试着从一个文学的角度来重构上海的。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已经完全不同本雅明笔下19世纪带拱门街的巴黎，那么本雅明对你的启示主要是什么呢？

李欧梵：我当时的这些灵感的确是来自于本雅明，本雅明专门讲碎片，而且笔记记得很勤，博览群书啊。最近哈佛大学重新修订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目前已出了三卷，把他原来大量的笔记全部还原。我发现他作了大量的碎片的工作，然后从里面提炼自己的思考，而且都是从文本到物质，他是一个最早重视媒体的人。所以我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就想到原来被大家所忽略的建筑、舞场、咖啡馆、电影等物质化的东西其实包含了大量思想的东西。你说得很对，本雅明讲的巴黎是一个发展得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而30年代上海的现代性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本雅明看到的现象，像都市漫游者对都市的一种若即若离的看法吧，在中国当时是找不到的。在都市漫游的人很多，但对都市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又有自觉的漫游意识的人并不多。

季进：我觉得你就像是一个上海都市文化的漫游者，深入到了当年上海都市文化的语境中，把自己与研究对象融为了一体，用一种很通俗的说法就是，你把自己融进去了，你不是把都市文化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文本，而是直接进入到这个对象、文本内部进行漫游，带领大家来兜一圈，在这个兜的过程中，在给大



家描述的过程中，你已经把你对都市文化内涵的一些理解、思考以及追求都融化在里面了，这可能《上海摩登》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读起来相对比较轻松。

李欧梵：可能是这样，我很强调自己作为漫游者的角色，我自己好像真的进入了那个历史时空，完全融进去了。这个很少人能看出来。尤其是第一章花了我很多的时间，一开始就是抓不住语言的感觉。我本来就想用白描式的笔法，行不通，后来又想，要不然我就全部评论，把一大堆理论放进来，用理论把它罩住，可自己总是不喜欢，最后才慢慢写成这个样子。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我也部分受到本雅明的启发，有人说我的切入点很特别，其实我是学本雅明的。这一点我要公开申明。我觉得本雅明的切入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我有一个同事，现在在香港大学，他研究本雅明比我更深，每次有任何的理论困惑的时候，他就读本雅明。当然本雅明也有缺点，就是他的深度不够。有很多的洞见，可是洞见的背后或者洞见的出发点讲得不够清楚。我可能也有这些问题。

季进：但是很多问题你把它们提出来后，往往是给读者提供了思考的路标，这个非常重要，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李欧梵：我的目的也就是这样，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来，希望年轻的学者继续做下去。

季进：应该说你对本雅明的借鉴还是相当成功的。你可以把各种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外滩建筑、咖啡馆、电影院、百货公司、跑马场等等都市片断与现代作家的作品用“现代性”联缀为一个整体，赋予它们一种隐喻性的张力，从而在寓言层面上展示出“上海

摩登”无限广阔的现代性空间。本雅明最擅长的是捕捉他的时代中富于生命的片断，宣称自己最大的野心就是“用摘引构成一部伟大的书”，你用片断所联缀复制的上海摩登的寓言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雄心？

李欧梵：我可没有本雅明那样大的气魄，其实这本书，从构思到写成也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也写过，一开始只是想就台湾的现代主义的来源作些考察，可是夏志清先生提醒我说，当时在上海就有人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小说，于是我开始研究30年代的现代主义。后来我觉得这些还不够，文学的背后还是历史，于是我不得不着手探讨中国现代史中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研究得愈深入，牵扯的东西就愈多，我不可能一一解决，只能选择都市文化作为一个切入口。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就是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五四”作家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为了写实，所以都写了很多农村的东西，比如鲁迅就写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沟通，这是“五四”的思想模式所决定的。可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文学模式并没有顾及它背后的产生环境，它的产生环境反而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半中半西的都市文化，尤其是印刷文化，只有在这里才有所谓现代性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所以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上都假定现代性是从都市里面出来的，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农村。而在中国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着眼点，主要以乡村为主，没有什么人重视都市。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这样自然就走进了上海，走进了上海的都市文化，完全没有想到，它现在会成为一个热点，成了上海怀旧浪潮中的一部分。

季进：《上海摩登》成为热点可能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现在正好是所谓的“文化研究”热，大家对城市文化研究都比较关注，而你这本《上海摩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比较综合性的文本，大家从不同角度都能看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成了你考察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样板。城市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想像空间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你自己也说过，这种城市的模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西方人生活在工业文明过度发达的领域里，这个领域所表现的一些心理上的失落、震撼和种种复杂的感情，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基础，一种文化性的基础。

李欧梵：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点，我当时只是想写几个作家，后来觉得不够，写来写去也就这样，也许我以前受到过历史学的训练，觉得老作家作品不过瘾，所以才开始探求上海的都市文化的本源，才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理念，那就是物质文化对现代性的影响，比如上海的街道呀，建筑呀，商业，电影，印刷等等。如果说我有一种突破的话，那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这和我以前学的思想史完全背道而驰，思想史很重视ideas，就是思想，观念，对思想本身、观念本身怎么演变十分重视，相对来说忽略了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就是物质文明，也就是“声光化电”的影响，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商品，在研究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上海人对现代意识的接受，并不是从先从思想上开始，好像有人登高一呼，然后群起响应，这是“五四”的模式。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不是先从思想上，而是先从物质生活方面接受的。我第一次到上海来作研究的时候，去访问魏绍昌先生，我问他几个问题，他回答得都很妙，基本上都是物质生活的回答，从来不讲思想那一套，比如看电影楼下多少钱、楼上多少钱，喝咖啡哪儿最贵等等，这对我很有启发。

季进：的确应该是物质先行，先感受到西方的物质文明才对嘛，先有物质的诱惑，然后才相应地在文化上找对应的东西。思想文化的东西往往是通过物质的东西来传播的。

李欧梵：这个文化上对应的东西我现在还在做，我发现文化的东西从晚清就开始了，而且物质与文化也不会完全分得那么开。你说“声光化电”的话，他就会想到电灯电话，想到飞船，想到望远镜，还有很多科学幻想，整个的这一套物质文明的话语就进来了，而且进来以后不管是翻译的名词也好，还是故事也好，都很快变成上海市民自己的话语，这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我本来以为上海人会排斥这些新的话语，因为它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我后来发现这些论点不能成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还在研究，我觉得还没有解决。

季进：这个很奇怪，晚清以后传进来的东西，从物质的到观念的，对于传统来讲，都是绝对的全新的东西，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管是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都顺理成章地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李欧梵：对，这也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

季进：我觉得《上海摩登》的前两个部分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你对物质文化与思想文化的认识。比如你首先勾勒了一个承载现代性物质性的公共空间，当年的舞厅、咖啡馆、公园、外滩建筑、跑马场、电影院、饭店、百货公司等等都成为生动感性的背景资料，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细节性的材料，对读者来说很有趣味，比



如先施饭店有114间客房，中式房是1至1.5美元一天，西式是2至6美元一间；小舞场很便宜，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费两角，甚至还有一个舞女的月收入大概是250元，而一个摩登女子的春装最低就得52元零5分！这些物质载体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既是上海现代性的物质性呈现，同时也营构了鲜活灵动的日常生活的摩登上海。而印刷文化的考察又进一步切入了上海现代性的独特建构，对《东方杂志》的考察体现了“新知”对现代性的启蒙，对《良友》的分析着眼于它对都市现代性的一整套想像，而现代文学中那些“色、幻、魔”，那些“颓废与浮纨”，尤其是“沦陷都会的传奇”，则是现代作家作品对都市现代性的想像，它们经过你相当个人化、感性化的叙述，一起构成了对摩登上海现代性的文化想像，上海当年的摩登，的确是风华绝代，让人心神俱醉啊。那么，在你看来，张爱玲与新感觉派的作家在表现上海都市现代性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李欧梵：张爱玲和作为新感觉派作家的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他们都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中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比较突出地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城市感性”，他们几位似乎天生就是上海现代性的文学阐释者。对于新感觉派作家，还有邵洵美、叶灵凤这些人，无论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在小说中的内化与衍变，还是女性身体、欲望在上海都会空间中的展览、释放与戏弄，都彰显了上海的现代性，而颓废和浮纨其实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

季进：卡林内斯库，就是Matei Calinescu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就把“颓废”列为现代性的维度之一。

李欧梵：对的。而张爱玲跟他们有所不同，她的小说特别重视细节的处理，这些细节引导我们从整体的上海都会生活进入私人生活的领域，勾画出新旧并置与参差的对照，展示了张爱玲与现代性的一种深层暧昧关系。她在《传奇》的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就是“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那一段，似乎已经指涉了现代性的匆忙步伐，一种直线演进的历史决定论观念，而破坏之力将最终把现时的文明变为过往。《倾城之恋》中再次写到了“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也似乎再次喻示了真正的爱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终端，时间本身已不再重要。只有在那样的时刻，张爱玲的“苍凉”美学才是可以想像的，它也就是那堵墙的颜色。怀旧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题，相反，过去只是为预言现代性的灾难而存在的某种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用她的方式为描述一个寓言性的结局，为整整一个滋养了她创作的都市文化时代划上了句号。

季 进：你这里不断提到了“都市文化”，这应当说是《上海摩登》关注的主要方面，第一部分关于上海文化地图的重构，第二部分“现代文学的想像”，都是围绕“都市文化”来展开的。在研究晚清到当代的中国现代性进程方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常常不被大家重视的切入点。你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再做些具体阐发？

李欧梵：这个问题确实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我在上海的几次演讲也会涉及不少这方面的讨论。关于都市文化的解释，甚至对都市文化的理论在西方有很多。在西方研究都市文化，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几本相关的理论书籍。我个人当然还是